

日治初期的臺語教本系譜

伊原大策

日治初期臺語教本裡，常常存在著一種固定的模式與內容。本文將臺語教本的編輯視為翻譯活動之一，擬以文學史與語法的觀點加以分析，追本溯源釐清其背景與來由，並試圖探究19世紀走向近代化的日本社會如何面對臺灣的異國文化與異國語言。由於日治初期，沒有可資參考的臺語教材，只好仿效既有的北京話教本做為雛形編輯臺語教本。但因明治初期的北京話教本是循江戶時期的南京話教本為傳統而編寫，所以不少臺語教本同時繼承了南京話教本的模式與北京話教本的內容，導致初期臺語教本難以擺脫前述傳統束縛。而日治初期臺語教本在此環境下編寫，故兼有南京話與北京話教本的特徵，甚至根據北京話教本編出臺語會話句，導致其內容未必反映當時臺灣語言與社會之實際情況。

關鍵詞：臺灣語教科書、唐話及北京話教本、《臺灣語集》、《臺灣言語集》、
《臺灣土語》

收件：2013年3月5日；修改：2013年5月23日；接受：2013年8月7日

伊原大策，日本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系教授，E-mail: ihara.daisaku.gb@u.tsukuba.ac.jp。
本文曾於2012年9月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的「日治時期的譯者與譯事活動工作坊」中，經口頭報告並修改後而成稿。

Taiwanese Language Textbooks Used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An Historical Analysis

Ihara Daisaku

Taiwanese language textbooks used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in Taiwan were often rigid and inflexible in their framework and contents. This paper aims at clarifying the origins of this situation by regarding textbook compilation as a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analyzing text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usage. It also looks at how Japanese society, which began to modernize in the 19th century, dealt with Taiwan's different culture and language. When Japan started ruling Taiwan, there were no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Taiwanese language teaching. As a result, the Japanese who needed to learn the Taiwanese language were left with no choice but to start compiling Taiwanese textbooks, using Beijing Mandarin textbooks as a prototype. However, the editing of Beijing Mandarin textbooks in the Meiji Era had been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Nanjing Mandarin textbooks, and Taiwanese language textbooks had tended to adopt the formats of Nanjing Mandarin textbooks and the contents of Beijing Mandarin textbooks. Few of the early Taiwanese textbooks were immune from these traditional influences. Taiwanese textbooks were being compiled in this way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and so Taiwanese phrase books were being edited based on the contents of Beijing Mandarin textbooks and did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everyday Taiwanese language or Taiwan's society at the time.

Keywords: Taiwanese language textbooks, Nanjing and Beijing Mandarin textbooks,
Taiwangosbu, Taiwangengosbu, Taiwandogo

Received: March 5, 2013; Revised: May 23, 2013; Accepted: August 7, 2013

壹、導言

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日人為了謀求臺日雙方間的溝通，陸續發行了不少臺語教本。於馬關條約訂定一年內，即有高達十本以上由日人所編寫的臺語教本。主要內容列於表1。¹

表1
日治初期出版的臺語教本

	編著者	書名	發行或經銷所	發行日期
1	俣野保和	《臺灣語集》或 《臺灣日用土語集》 ²	民友社 ³	1895年7月18日
2	岩永六一	《臺灣言語集》 ⁴	中村鍾美堂	1895年8月29日
3	坂井釵五郎	《臺灣會話編》	嵩山房	1895年9月15日
4	加藤由太郎	《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 學案內》	東洋堂書店	1895年9月22日
5	田內八百久萬	《臺灣語》	太田組事務所	1895年12月5日
6	佐野直記	《臺灣土語》	中西虎彥	1895年12月28日 ⁵
7	水上梅彥	《日臺會話大全》	民友社	1896年2月17日
8	木原千楯	《獨習自在臺灣語全集》	松村九兵衛	1896年3月2日
9	辻清藏、 三矢重松	《臺灣會話篇》	明法堂	1896年3月15日
10	御幡雅文	《警務必携臺灣散語集》	總督府民政局 警保課	1896年3月下旬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¹ 以下介紹的教本之外，另有《新日本語言集》（1896年2月11日發行），但這本書是以供臺灣人接受日語教學為目的之一而編寫的。與本文其他初期臺語教本的性質不同，故在此略去不提。

² 張良澤（1984，頁142）所介紹的本書封面是《臺灣語集》，而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藏書封面則是手寫的《臺灣日用土語集》。

³ 前人所整理的臺語著作目錄部分誤植編者為「俣野保和」（洪惟仁，1993，頁27），出版社是「民有社」（陳恒嘉，1993，頁118；洪惟仁，1993，頁27）。下一行的《臺灣言語集》的發賣所也誤為「中村中美堂發行」（陳恒嘉，1993，頁118；洪惟仁，1993，頁27），再下三行的《臺灣語》的編者也誤為「田內八百久萬」（陳恒嘉，1993，頁118；洪惟仁，1993，頁27）。正確的名稱分別應是「俣野保和」「民友社」「中村鍾美堂」「田內八百久萬」（下底線為筆者附加）。「俣」是日本國字，臺灣總督府檔案上有時以「股野保和」標記，所以「俣」字可念「ㄍㄨˇ」。

日治初期的臺語教本一開始是由軍人編寫，後來才出現由民間或官方編輯的教本。因此，初期教本內容常常含有軍事統治目的。而民間所編的教本，主要基於產業需求的觀點而編寫。

觀察這些教本，就會發現其中往往顯現出一種固定的模式與內容。可見，對於未曾認識的新語言，卻又急需編寫教本應急，因此後刊教本拿前刊教本做為雛形加以仿效的情況在所難免。如今透過這些教本的共有特徵，可以推知當時日本對臺灣社會與臺灣語言的觀念。

本文依此觀點出發，將臺語教本的編輯視為翻譯活動之一，並對初期臺語教本所採取的形式追本溯源，以釐清19世紀初步近代化的日本，如何面對臺灣的異國文化與異國語言。

貳、初期臺語教本的形式與特徵

一、分類方式及其特徵

據前人研究所指（吳守禮，1955），現存的日治時期第一本臺語教本是侯野保和在澎湖軍營裡所編的《臺灣語集》。⁶侯野本（由於初期臺語教本的書名都很相似，不易於辨別，因此本文將以編者姓為書名進行敘述）開頭就有蘇州碼的說明，然後按照「數目」、「排次數目」、「時辰」、「曜日」、「曆日」、「四季」、「方向」、「天文」、「地理」、「人倫並職業」等項目建立名詞分類。接著在「單話」裡即以單音節形容詞在先，複音節的形容詞居後的方式排列。其後，則在「雜話」裡列舉會話句。而會話句也依長短排列，並編入以場景為主的會話，最後則

⁴ 岩永六一所編的臺語教本版本至少有兩種。其一是1895年8月29日發行的《臺灣言語集》，另一種是1895年10月13日再版的《臺灣地誌及言語集》。前者附有1895年5月的「はしがき」（緒言），後者則無「はしがき」。兩者版面不同，詞彙排列的次序也稍有差異。本文所用的是前者。

⁵ 根據吳守禮（1963，頁72），似乎還有1895年11月3日的版本。但仍待查證。

⁶ 吳守禮（1955，頁1）。

介紹臺灣與其他地名等。

岩永六一（1895）的《臺灣言語集》是俣野本的隔月出版的，但撰寫「はしがき」（緒言）的時間卻是同一個月。岩永本也以「數目」、「時辰」、「七曜日」、「曆月」、「四季」、「方角」、「天文」、「地理」、「人倫」等項目建立名詞分類。後在「短句」裡則採取單音節形容詞在先，複音節形容詞置後。接著，安排日常生活上常用的句子。然後建立「會話」的大項目，在「使役」、「商店」、「郵便局」等小項目裡置入會話句。最後，同樣介紹地名與蘇州碼。

其實日治初期出版的臺語教本內容都很相似，尤其以「天文」、「地理」、「人倫」等項目分類更是普遍。故這樣的分類在俣野本、岩永本之外的教本裡也十分常見。例如坂井本先提到「數」與「月數」的用法後，就以「人倫及職業」、「天文地文」等項目建立單詞分類，然後再開始「會話之部」。加藤本則在開頭說明蘇州碼、數字、貨幣單位之後，即在「乾坤」裡提到有關四季、時間等詞語，且以「天文」、「地理」、「人倫」等項目做單詞分類。其中，「言語」的後半部引介了少數的常用句。而田內本在「時令、天文」、「家事」、「旅行」、「疾病」、「衣服」等項目裡，和以場景為主的會話句一起列出相關單詞，因此這本書裡沒有單詞與會話章節的區別。佐野本先以「數」、「天文地理」、「家屋被覆器具日用品」……「人倫生意」等項目做單詞分類，然後在「散語」裡引介常用句。木原本則先講解蘇州碼與數字，進而針對單詞以「時辰」、「方向」、「四季」、「天文」、「地理」、「人倫並事務生理」等分類，之後才開始介紹會話句。御幡本雖然沒有單詞之部，直接以「散語」開始介紹簡單的會話句，但在散語裡以「數目」、「時辰」、「天文」、「地理」、「人倫」等做項目分類之後，再開始「問答」並加入複雜一點的句子。

如上所述，初期臺語教本常以「天文」、「地理」、「人倫」等概念加以分類，但水上本與辻本則不同，兩書開頭就花費不少篇幅編寫常用

會話句，後面才有以「家事」、「時節（時刻）」等會話場景為標題的章節。故未採取基於「天文」、「地理」、「人倫」等概念的分類。

前書中的水上本與辻本都在前言中自行聲明是 J. Macgowan（馬約翰）的 *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英華口才集》）的翻譯。田內本也據前人研究（吳守禮，1963；村上，1966）得知是《英華口才集》的翻譯。⁷可見單詞與會話句放在同一項目並形成一個章節的排列體裁，是只有《英華口才集》譯本才有的現象。

這裡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天文」、「地理」、「人倫」等分類，只在日本人編寫的教本中才有。田內本雖然是《英華口才集》的翻譯，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該書不是直接翻譯過來的，而是先把原文的章節拆開之後，為了搭配以「天文」、「地理」、「人倫」等分類準則，於是就把原文的 section 24 拉到開頭第1章，而《英華口才集》的 section 25、section 15、section 16 則分別插入第2章、第3章、第4章。可見對於當時的日本人而言，「天文」、「地理」、「人倫」等分類有多麼重要。

以下，就單詞章節的排列體裁與「天文」、「地理」、「人倫」等分類特徵，針對每一教本整理列於表2：

表2
初期臺語教本中「天文」、「地理」、「人倫」套式與英華口才集之關連性

	俣野本	岩永本	坂井本	加藤本	田內本
有無套式	○	○	○	○	○
單詞與會話關連性	×	×	×	×	○
《英華口才集》	/	/	/	/	改編
	佐野本	水上本	木原本	辻本	御幡本
有無套式	○	×	○	×	○
單詞與會話關連性	×	○	×	○	×
《英華口才集》	/	譯本	/	譯本	/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⁷ 如吳守禮（1963，頁72）及村上（1966，頁99）。

二、分類方式的起源

「天文」、「地理」、「人倫」等的分類既然只在日本人編寫的教本中才有，就可以推想這分類可能跟日本傳統文化有關係。根據這個觀點從日本編書的傳統追溯，通常首要的經典就是《節用集》。該書是15世紀日本製訂的詞彙集，也是依「天（乾）」、「地（坤）」、「人（人倫）」、「時節（時令）」等進行分類的日語綜合語言資料。⁸當時的讀書人憑著這本書掌握文字運用上的基本技術與規範。因此該書所採用的分類法，也反映出了日本讀書人接觸外在世界的認識形態。

明治時代的語言教本中採取分門別類形式的，其實不只是初期臺語教本，部分英語教本也是如此。甚至，當時的英語辭典有時還自稱為《節用集》，如《明治通俗和英節用集》（1886年，イーグル書房）也按「乾坤」、「時令」、「人物」等排列詞語。本書緒言裡說「英語を知らしめんが為從來世間に慣用せし節用集なるものを取捨し既に陳腐に属せる語は之を省き（筆者譯：為了使讀者了解英語，本書根據習用於世的《節用集》進行取捨，以去除陳舊的詞語）」。故可知這本英語辭典把《節用集》視為蒐集常用詞語的簡便資料。

除了簡易的入門教本之外，編寫大部頭辭典時，《節用集》也頗受重視。江戶時代末期訪問日本的J.C.Hepburn（赫本）編寫日英大辭典（《和英語林集成》）時所用的資料就包含《節用集》的系列辭典（飛田，1965）。⁹換言之，他把《節用集》視為日語的總體資料來蒐集日語詞彙。

對於當時的日本人來說，《節用集》是讀書人必備的基本養成教育用書之一，所以《節用集》對知識分子、乃至社會各層面所產生的影響

⁸ 按照「天」、「地」、「人」等項目加以分類的概念起源於中國古典，因此採用這種形式的第一本詞彙集不一定是《節用集》，但《節用集》對日本後來的辭典影響極大。

⁹ 飛田(1965)。

力相當大。尤其，就漢語教學的觀點來說，背後這股強大的歷史傳統一直是存乎其中的。

三、體裁形式的沿革

到了日本江戶時代，鹿兒島的封建諸侯編寫了一本名為《南山俗語考》（1812年刊）的唐話教本（見芳，1980，pp. 108-115）。¹⁰當時在日本與清國之間所用的外交語言是長江下游一帶通用的南方官話，也就是南京話。所以這裡所謂的「唐話」是指南京話，而不是指北京話。

《南山俗語考》費時近五十年才刊行，可說結構緊密，內容充實。其形式上的一大特徵就是根據「天」、「地」、「人」等項目做詞彙分類。而所用手法即是採自《節用集》的日本傳統分類法。

此外，《南山俗語考》還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先按詞語的長短排列，然後列舉較長的短句，學了單詞與短句之後，才開始學「長短雜話」的會話句。然而，先前的新詞與後面的會話句之間未必有關聯性，所以單詞之部與會話之部是個別分開的獨立單元。

因此透過這本教本就可推知當時進行漢語教學時，採取以「天」、「地」、「人」等項目分類；先學短句，後學長句，依句子長短為序進行教學的模式。可見，單詞的排列與分門別類的體裁兩百年前就已形成了。而《南山俗語考》上所看到的這些特徵，也就是侯野本與岩永本等初期臺語教本呈現的模式。

參、明治初期教本的形式與特徵

一、明治初期的唐話教本

日本歷經明治維新之後，即與清國之間建立近代的國際外交關係，

¹⁰ 本書的成書過程，詳見芳（1980，pp. 108-115）。

唐話的重要性於是日益提高。更隨著國際情況的變化，明治政府於1871年設立了「漢語學所」。在這所學校受邀擔任教師的主要是歸化為日本藉的唐人翻譯（六角，1988，pp. 30-91）。¹¹

為了使新時代的漢語學習需求得以滿足，「漢語學所」也編製了漢語課本，而其結構形式與教學內容卻仍保留著江戶時代的傳統。如，1871年編寫的《漢語跬步》即以「天」、「地」、「人」等項目分類。以《漢語跬步》與《南山俗語考》做比較，可知兩者之間具有明顯的共同特點（岩本，1999，2003）。¹²且分類也與《南山俗語考》相同。（結果列於表3）

表3

《南山俗語考》與《漢語跬步》之分類項目比較

南山俗語考 (唐話教材=南京話教材) (1812年刊)			漢語跬步 (南京話教材)(1871年刊)		
卷一	天部	天文時令類	卷一	天部	天文時令類
	地部	地理類		地部	地理類
卷二	人部	人品類、人倫類、身體類……	卷二	人部	人品類、人倫類、身體類……
	人部	賓友往來逢迎尋訪類、通用言語類、干求請託類……		人部	賓友往來逢迎尋訪類、通用言語類、干求請託類……

資料來源：內容援引自岩本（1999），表格為筆者自行整理

由此可知，《南山俗語考》與《漢語跬步》的分門類別完全相同。可見，即使到了新時代，教本形式仍然無法擺脫舊時代的固定套式。

¹¹ 關於明治初期的漢語教育，詳見六角（1988，pp. 30-91）。

¹² 關於兩書之間的關係，詳見岩本（1999）、岩本（2003）。

二、北京話教學與西歐新式教本

「漢語學所」不久之後編入「外國語學所」，1873年則改編為「東京外國語學校」。到了1876年明治政府決定將對清外交語言從南京話改為北京話，同時廢止南京話的教學，並從北京大使館邀請中國教員進行北京話教學。經此歷程，日本人就正式開始學習北京話了（六角，1988，pp. 30-91，pp. 135-163）。

然而當時的日本人既沒有北京話的學習經驗，也沒有北京話的教本，結果只好靠著外國書商找來由國外編寫的北京話教本，引進 (T. F. Wade) (威妥瑪) 1867年編的《語言自邇集》（六角，1998，pp. 1-12）。本書是一個內容充實的大部頭教材，內有對漢字與詞語的說明以及對話形式的會話句，卻未採取「天」、「地」、「人」等項目分類。

該書後由日人廣部精加以整理，改編為《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部》（1879年刊），推出之後頗受讀者歡迎。本書也主要以對話形式構成，沒有「天」、「地」、「人」等分類。

但引進西歐新式教本之後，不一定所有北京話教本都改採西歐形式，有些北京話教本仍然根據過去的唐話教本形式編寫。例如《日漢英語言合璧》（1888年刊）就以「數目」、「時辰」等分門別類之後，再以「天文」、「地理」、「人倫」等建立單詞分類。

至此，近代日本漢語教本出現兩種系統並存的現象。一種是由江戶時代傳到明治時代的唐話教本系統，另一則是明治初期從國外引進的北京話教本系統。結果，漢語教本即出現了兼有唐話教本模式與北京話教學內容的特殊現象。

三、唐話教本與初期臺語教本

如前所述，初期臺語教本幾乎都採取以「天文」、「地理」、「人倫」等項目的分類形式，這個事實表示初期臺語教本是在唐話教本傳統

上編寫的。雖然明治政府已經廢掉南京話的教學體制，可是初期的臺語教本不但在形式上仍然保留唐話教本的既有模式，而且在選擇教本的詞彙時，也離不開舊有傳統。《南山俗語考》與《漢語跬步》之間之共同之處，在初期臺語教本上也同樣可以看到。結果列於表4：

表4
「天文」項目的詞彙比較

唐話教本		
《南山俗語考》	天部 天文時令類	天地、乾坤、天河、天陰、起霧、起霞、 鬚鬚、日頭……風和……月頭……星 光……雨水、雷公……落雪……吹風……
《漢語跬步》	天部 天文時令類	天地、乾坤、天河、天陰、起霧、起霞、 雲頭、鬚鬚、日頭……風和……月兒…… 星光……雨水、雷公……落雪……風 吹……
臺語教本		
俣野本	天文	天、日、月、星、氣、天氣、雲、雨、 雪、霜、露水、霧、雹、雷公、虹、閃、 風、大風雨
岩永本	天文	天、日、月、星、氣、天氣、雲、雨、 雪、霜、露水、霧、雹、閃、雷公、虹、 風、大風雨
坂井本	天文地文之部	天、地、日、月、星、空氣、雷、露、 霜、霧、雨、雲、熱、火、風土、水、 泉……
加藤本	天文	天、天地、太陽、日蝕、月、星、天氣、 風、雲、雨水、月夜、旱、大雨、大 風……

(續下頁)

表4
「天文」項目的詞彙比較（續）

佐野本	天文地理	天、地、日頭、月、星、天氣、熱、光、濛煙、霧、雲霞、雨、雪、雹、露水、霜、冰、雷、熄「火那」、火、水、風……（筆者註：「火那」是一字）
木原本	天文	天、日、月、星、氣、大氣、雲、風、雷公、閃、雨、雪、霧、雹、虹、天氣、天暗、好天氣、月芽、好月亮、大風雨……

註：田內本實際上是《英華口才集》的翻譯，故省略。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初期臺語教本與既有的唐話教本之間，所採用的形式與記載的詞彙既然如此雷同，可知初期臺語教本所記載的詞彙與常用句，不一定按照實用上的常用頻率或者實際會話上的重要性而選擇。也可以說，初期臺語教本承襲唐話教本的傳統，借用陳舊的老式規矩套用在臺語教本上。可見，初期臺語教本在唐話教本極大的傳統壓力下，無法擺脫其影響與束縛。

肆、初期臺語教本與北京話教本

一、侯野本與岩永本所見特徵

當我們把最初期的兩本教本（侯野本與岩永本）逐一對照，可知兩者既具有相同的特性，且又各有不同的特徵。譬如關於臺語的標音，兩本教本都以片假名標出發音，但侯野本往往標出兩種發音（泉州音與漳州音），而岩永本卻只有一種。雖然不是全面性的看法，可是兩本教本在標音方面也許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編者所接觸到的實際語言情況

(吳守禮, 1955)。¹³

然而兩本教本都有不少編輯上的疏失。例如, 岩永本在書寫臺語的用字上有些混亂, 也就是說, 對同一個詞常常採用不同的書寫方式。一般而言, 受過初級以上語言訓練的人以漢字書寫漢語系統語言之際, 在漢字的用法上一定會前後一致, 但岩永本卻沒有統一。岩永本的用字或有可能不是由一個人親自採集當地的語言, 因而岩永本裡同時保留了多人編寫的痕跡。故實際的編者可能不只岩永六一一人(六角, 1998, pp. 81-89)。¹⁴ 以下試舉幾個例子說明:

表5
岩永本的同詞異形現象

日語詞例	臺語書寫方式1	臺語書寫方式2
すべて (總計) long-zong	共總 (岩永本 p. 31)	隴摠 (岩永本 p. 37,41,42,43)
こと (事情) tai-chi	事務 (岩永本 p. 68)	事際 (岩永本 p. 53,54,56,71)
ものがある(有) wu	有 (岩永本 p. 41,42,47,71)	務 (岩永本 p. 40,41,43,45,54,71)
人に…する (給人做) ho'	給+(人)+(動詞) (岩永本 p. 32,44)	付+(人)+(動詞) (岩永本 p. 66,67,68)

註：教會羅馬字為筆者附加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在這些用字上所看到的準則是以北京話為標準的, 譬如對「人に～する」以「給(臺語ho', 北京話gei)」與「付(臺語hu, 北京話fu)」的兩種書寫方式。前者重視字義, 後者重視發音。因此, 可以說岩永本

¹³ 這點已有前人指出。詳吳守禮(1955, 頁3)。

¹⁴ 北京話教本《四聲聯珠》在1886年出版時也曾發生類似的情況。雖然書上的著者是福島安正, 但一般認為這是實際的編者為了向福島表示敬意而以他掛名。參見六角(1998, pp. 81-89)。

的編者編寫這本書時，即將北京話的學習經驗帶到臺語教本上。

但把北京話的語言規則套用在臺語上的還不只是岩永本，侯野本也是如此。前人研究經常指出侯野本的如下例句是來自北京話的影響（吳守禮，1955；樋口，2012）。¹⁵

別動 バッタン (pat tang) 動くなかれ (侯野本, p. 40)
 你別帳羅 ズーバツディユーンロー (Li pat tiuN-lo) お構ひ
 被下るな (侯野本, p. 48)
 (筆者註：教會羅馬字由筆者加上。日語譯文：不要動／不要張羅)

以上這兩句是侯野本編者憑藉北京話的知識創造出來的虛構詞法。

侯野本也有不少編輯上的失誤。例如，侯野本書名沒有統一，本書開頭第一頁（緒言之前）就是大字寫成的「臺灣日用土語集」。而本篇開始的第一頁（緒言之後）還是「臺灣語集」幾個大字，但卷末最後一頁（版權頁之前）竟然又大書「臺灣土語終」。¹⁶ 這本書的真正書名到底是哪一個？再說到侯野本，更只有第一章而沒有第二章。此外，侯野本的日語部分前後重複出現同一個日語會話句。如56與79頁的「うそを云うなそんな馬鹿な商人があるものか（筆者譯：不要胡說，哪有那麼糊塗的買賣人）」即屬之。可見侯野本是沒有編輯規劃的出版品。

此外，編輯上的錯失更明顯的則是侯野本臺語原文與日語譯文不符的情況。

怎樣隻晏 ツアライエンチャウワーン (choaN-iuN chiah
 oaN) 給仕が大層遅い (侯野本, p. 70)

¹⁵ 吳守禮（1955，頁2）、樋口（2012，頁34）等。

¹⁶ 詳見註3。

（筆者註：下底線為筆者附加。教會羅馬字亦由筆者加上。日語譯文：端盤子的服務太晚）

這句臺語原文只說「怎麼這麼晚」，但日語翻譯卻說「端盤子的服務太晚」。究竟「端盤子的服務」是從何而來呢？從上下文實在無法猜出「端盤子的服務」之意。可見俣野本緒言所說的「實に杜撰不整の者たるを免れず（筆者譯：本書難免杜撰之作）」看來亦非謙辭。

由此看來，初期臺語教本的成立過程相當啟人疑竇。如上所示，初期臺語教本既在前刊教本的傳統上編寫，個中齟齬就可能與前刊教本有關係了。

二、俣野本、岩永本與北京話教本《日清會話》

這個答案果然在北京話教本上可以找到。在此先看北京話教本《日清會話附軍用語》。¹⁷

本書編者是陸軍教官木野村政德，發行所是嵩山房，初版發行日期是1894年9月17日。也就是說，比最初的臺語教本還早了十個月出版。本書是學北京話的簡易速成教本，也算是當時的暢銷書，且看當時的廣告就能知道這本書受何評價了。

本書ハ日清會話書中最モ江湖ニ歡迎セラレタルモノナリ次序整然印刷亦尤モ明晰ニ苟モ清語ヲ學ブ者ノ缺クベカラサル良書ナリ（筆者譯：本書是日清會話教本中最受大眾歡迎者。形式結構有條不紊，印刷清晰，誠為學清語者不可或缺之良書）
（引自1895年9月15日發行《臺灣會話編》最後2頁廣告。）

¹⁷ 反映當時社會情況，且書名相似的北京話教本計有數種。在此提及的即是《日清會話附軍用語》，宜留意其差異（下底線為筆者附加）。為了便於行文，以下略為《日清會話》。

看《日清會話》的版權頁也可知本書僅在八個月就出了六版，銷路頗佳。可見上段所引用的宣傳文章「最モ江湖ニ歡迎セラタルモノナリ」不是虛張聲勢。既然初期臺語教本編者大都具有北京話素養，《日清會話》對初期臺語教本的編者一定影響很大。對日治初期的日本人來說，他們對於臺灣社會與語言都很陌生，連該從何學起也不知道，於是需要好用的前刊教本做為蒐集詞彙與會話的準則。這個時候正巧出版了一本北京話暢銷書，書本結構形式有條不紊，且內容豐富、攜帶方便（12.5×9cm），跟臺語教本編者所尋求的範本正好相符。

這本教本先安排實用性較高的會話句，然後以「數」、「天文地理」、「家屋被覆等」、「飲食物」、「身體及疾病」、「博物」、「織物及色」、「人倫及職業」等項目分類單詞。豈知這本書基本上還是繼承舊時代唐話教本的形式，可見到了明治之後一半年期間，連北京話專家也無法擺脫唐話教學的老套。

書中第二章出現以下句例：

（給仕が）大層遅い （端的）太晚 トアンヌ テ° タイワ
ァーン (duan de tai wan) (《日清會話》，p. 17)

（筆者註：括號依原文抄錄。日語譯文：「（端盤子的服務）太晚」。底線與大陸拼音皆由筆者加上。）

這句話內容恰與侯野本p. 70（肆、一的最後部分）例句相同，且沒有侯野本原有的矛盾。也就是說，把用括號括起來的部分放在侯野本對應部分，就立即解決了侯野本臺語原文與日語譯文不符的矛盾，這證明了侯野本與《日清會話》之間有密切關係。因為《日清會話》比侯野本早十個月出版，故可說侯野本受到《日清會話》影響，而不是侯野本影響到《日清會話》。

而侯野本與《日清會話》之間的相同部分還不只這一句，若將兩書

對照來看，就可知不少日語是採取同一方式表達，連會話句的排列次序也都是一樣的。侯野本無疑是將《日清會話》的日語部分抄襲過來的，兩本之間相同的地方涉及甚廣。

例1：侯野本「問候並酒席 挨拶及ビ食事」的日語部分（pp. 58-70）＝《日清會話》第一章「挨拶 寒喧」＋第二章「食事 酒席」的日語部分（pp. 1-17）

例2：侯野本「商店」的日語部分（pp. 71-83）＝《日清會話》第六章「商店 舖子」的日語部分（pp. 39-54）

侯野本的結構是將詞彙分門別類之後，安排「單話」和「雜話」，然後就開始「問候並酒席 挨拶及ビ食事」與「商店」等會話句。可以說，侯野本實用會話的所有日語句都是根據《日清會話》而來的。

不僅如此，岩永本的第三章「會話」之部的「使役」、「商店」、「見物」、「詰問及依賴」的日語，竟然也與《日清會話》第十章、第六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相同。而且岩永本的「軍事」日語也與《日清會話》「附軍用語」第五章、第六章的日語頗為相近。也就是說，岩永本實用會話的主要部分也幾乎都根據《日清會話》的日語部分編寫。結果，侯野本「商店」的日語部分（pp. 71-83）也等於岩永本「商店」的日語部分（pp. 41-48）。

例3：岩永本的「使役」的日語部分（pp. 35-41）＝《日清會話》第十章「商店 舖子」的日語部分（pp. 83-92）

例4：岩永本的「商店」的日語部分（pp. 41-48）＝《日清會話》第六章「商店 舖子」的日語部分（pp. 39-54）

例5：岩永本的「見物」的日語部分（pp. 52-58）＝《日清會話》第十一章「見物」的日語部分（pp. 92-100）

例6：岩永本的「詰問、依賴」的日語部分 (pp. 68-71) = 《日清會話》第十三章「詰問及依賴」的日語部分 (pp. 106-110)

例7：岩永本的「軍事」的日語部分 (pp. 71-76) = 《日清會話》「附軍用語」第五章、第六章的日語部分 (pp. 192-201)

三、佐野本與《日清會話》

根據《日清會話》而編輯的初期臺語教本不只是侯野本與岩永本，佐野本可說更甚於此。具體情況列於表6：

表6

《日清會話》與佐野本之章節比較

教本	章節名稱
《日清會話》 「單語」	第一章 數，第二章 天文地理，第三章 家屋被覆等，第四章 飲食物，第五章 身體及疾病，第六章 博物，第七章 織物及色，第八章 人倫及職業，第九章 遊戲，第十章 雜事，第十一章 度量衡貨幣
佐野本 「單語」	第一章 數，第二章 天文地理，第三章 家屋被覆器具日用品，第四章 吃喝的物件，第五章 身體及病名，第六章 博物，第七章 布絹顏色，第八章 人倫生意，第九章 玩意，第十章 雜事雜語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從章節結構可知佐野本與《日清會話》內容非常相似，就章節內容與詞彙也可見兩書之間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表7

《日清會話》與佐野本之詞彙比較

教本與章節	刊載詞語
《日清會話》 「單語」 第二章～第八章	天、地、日頭、月亮、星星、大氣、熱、光、煙、霧、雲彩、雨、雪、雹子、露水、霜、冰、雷…… <u>海邊兒</u> …… <u>山澗子</u> …… <u>賣布的</u> 、 <u>賣雜貨的</u> ……（《日清會話》，p. 147, 148, 173）
佐野本「單語」 第二章～第八章	天、地、日頭、月、星、天氣、熱、光、濛煙、霧、雲霞、雨、雪、雹、露水、霜、冰、雷…… <u>海墘仔</u> …… <u>山坑仔</u> …… <u>賣布店</u> 、 <u>彩白店</u> 、 <u>賣什貨店</u> ……（佐野本，p. 8, 9, 10, 47）

註：下底線由筆者附加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兩書內容如此相同，絕不會是偶然的。佐野本分明是明確地把《日清會話》做為材料而編寫的。但佐野本有一點與侯野本或岩永本不同；侯野本與岩永本將每一個北京話的詞，直接以臺語發音替換，例如對於北京話的「海邊兒ハイピエンヌル（筆者註：依大陸拼音 haibian）」（《日清會話》，p. 148），兩書只按照臺語發音念成「海邊ハイヒーン（筆者註：教會羅馬字拼音 hai-piN）」（侯野本，p. 4）或「海邊ハイピン（hai-piN）」（岩永本，p. 6）而已。但佐野本常常先把每一個北京話翻譯成臺語之後再行拼音。例如把「海邊兒ハイピエンヌル（haibian）」（《日清會話》，p. 148）翻成「海墘仔はいきーあ（hai-kiN-a）」（佐野本，p. 10）。這在其他的詞也很明顯類似，例如把《日清會話》的「山澗子」「賣布的」（《日清會話》，p. 148, 173）分別翻成「山坑仔」、「賣布店、彩白店（筆者註：指「彩帛店」p. (p. 173)）」（佐野本，p. 10, 47）。從這點上可以看出，編者佐野直記頗費心思的痕跡。

佐野本 p. (p. 47) 的編輯態度很徹底，不像俣野本與岩永本の日語基本上都只依《日清會話》的原樣抄襲在自己的教本上，佐野本常把日語部分按《日清會話》的原文意思，改為不同的表達方式。請比較下表：

表8

各教本の日語表達方式

教本	日語表達方式
《日清會話》	是れで十分だらうね（筆者譯：這樣就夠了吧） 違ひありませぬ（筆者譯：沒錯）（《日清會話》，p. 50）
俣野本	是れで十分だらうね（筆者譯：這樣就夠了吧） 違ひはありません（筆者譯：沒錯）（俣野本，p. 80）
岩永本	是テ十分タロウ子 ¹⁸ （筆者譯：這樣就夠了吧） 違イアリマセヌ（筆者譯：沒錯）（岩永本，p. 46）
佐野本	是レデ足リマショウカ（筆者譯：這樣是不是夠？） ソレデヨロシイ（筆者譯：對）（佐野本，p. 94）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而內容則引自原文。

佐野本の日語與《日清會話》的文字相當不同，但就意義看來，內容完全一樣。佐野本確實採用《日清會話》而編寫臺語教本，但他似乎更想要加入自己獨創的見解。他的這意圖在章節分界的地方更為明顯，他喜歡趁著章節分界的地方插幾句顯示自己的見識。尤其，佐野本第五章「身体及病名」最後一行值得特別留意。

庄鳥 らんちやを (lan-chiau) 陽物 男物 之¹⁹ ち一
ばい (chi-bai) 陰物 女物 (佐野本，p. 31)
(筆者註：教會羅馬字為筆者所加)

¹⁸ 這裡所用的字是「片假名」與「變體假名」，實際上岩永本與《日清會話》の日語是相同的。

¹⁹ 本文所使用的版本是国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藏版本。這本印刷不夠清晰，「¹⁹」字難以辨識。「¹⁹」字可能是形狀類似「乙」的bai字。

《日清會話》裡沒有與這些詞相當的北京話，因此可以推估這兩個詞是由佐野直記重新加上去的。佐野本採用這句話一定有其用意。可見，佐野本想要在臺語教本上增添在臺生活上的有用詞彙。就這點看來，佐野本似乎有意根據《日清會話》寫出臺語的所有基本詞彙與常用會話句。因此，佐野本不是單純地把《日清會話》抄襲過來，而是把《日清會話》視為日本人會有需要的語言總體；先借來蒐集臺語常用句之後，再補充自己在當地所學到的俗語。

透過佐野本的編輯方針，可以推測編者如何編寫這本教本。而佐野直記的日文緒言裡也提到：「本篇ハ臺灣土語ノ必要ニ迫マリ初學ノ一助ニ供センカ為メ秀才陳洛書ニ就キ急遽ノ間ニ編纂シタルモノ（筆者譯：本書是為臺灣土語的需要所迫，為提供初學者之便，即跟隨陳洛書秀才匆促編寫而成）」。而子範氏所寫的漢文序則說「殷殷以臺灣土語下問，余一一為之指授……不辭况瘁，慘淡經營，於逐字之旁，譜叶臺音（筆者註：「叶」字是「協」字的異體字），逐句之下，繙譯國語（筆者註：指當時的「國語」=日語）（吳守禮，1955）」。²⁰拿佐野本的日文緒言與漢文序查對這本教本的內容，就能推知編者是以甚麼方法編輯教本的。

佐野直記請陳洛書把《日清會話》的北京話逐一以臺語唸出，並要求陳洛書勿依字面直接唸出臺語，而是把《日清會話》的北京話先翻譯成臺語，再由佐野直記把陳洛書所講的臺語寫下來，然後在每個臺語句旁以平假名拼音，並在其下寫上日語。

然而，陳洛書雖然也是讀書人，但未必懂得北京口語，所以單看北京話的字面有時還是難免誤解，結果導致佐野本裡出現一些古怪的臺語會話句。譬如：

²⁰ 吳守禮（1955，頁3）認為子範氏與陳洛書是同一人。雖然他所依據的材料恐怕不足，但可推定子範氏直接知道佐野本編者編寫教本時的情況，所以可以採用子範氏序做為掌握佐野本成書過程的材料。

莫怪我講這個棹太低些。 ぼをこわいごわこんちゑゑとう
たいけゑ一ちゑ (Bok-koai goa kong chit e toh thai ke chit-e)
失敬ナガラ此御机ハ少シ低スギマス (佐野本, p. 83)
(筆者註：教會羅馬字為筆者所加)

這句臺語到底是甚麼意思，看漢字讓人有些似懂非懂，看發音也難以理解，只有看日語才能知道臺語原文與日語翻譯的落差。其實，答案也在《日清會話》裡。這個部分在《日清會話》的北京話是：「別怪我說這桌子太矮些兒」（《日清會話》，p. 35）。可見，佐野本翻譯成臺語的過程當中發生了誤解與誤譯。

仔細比較佐野本與《日清會話》，就可推知這些問題是如何發生的。也就是說，在陳洛書不懂北京口語、佐野直記又不懂臺語的情況之下，僅依字面詞義把北京話的「別bie」與「怪guai」逐字翻成臺語的結果，就產生了「莫怪bok-koai」。而北京話原文的「不要責怪」，竟然變成臺語「難怪」的意思了。

佐野本與《日清會話》之間的相同之處不僅是前述內容而已，根據《日清會話》編寫的詞語與句子幾乎涉及佐野本全書，也可說佐野本是《日清會話》的臺語翻版。在本書編輯過程當中，《日清會話》似乎正如明治初期的《節用集》系列辭典，發揮了顯示漢語的總體（初學者應學習詞彙與會話句的總體）基本材料的角色功能。

四、其他初期臺語教本（坂井本、木原本）與《日清會話》

根據前刊教本編輯的臺語教本還有其他數種。例如，坂井本「會話之部」第三章的一部分（pp. 62-64）與《日清會話》第六章的一部分（pp. 39-43）十分相似，故可知坂井本與《日清會話》之間也有一定的牽涉。而《日清會話》第六章的一部分似乎又分別被侯野本、岩永本、

佐野本、木原本做為藍本之用，結果，雖然編採的會話句與次序有所不同，但是侯野本「商店」(pp. 71-72)、岩永本「商店」(pp. 41-42)、坂井本「會話之部」第三章(pp. 62-64)、佐野本「散語」第六章(pp. 85-89)、木原本「會話之部」第八(pp. 127-130)的日語部分竟都顯得十分相像。若把出版時期的前後關係與臺語書寫方式考慮在內，可知除了木原本之外，其他四本都是直接根據《日清會話》編成的臺語教本。

至於木原本則與前述各教本情況有所不同。木原本「會話之部」
「第一 問候。並。酒席」的前半(pp. 97-102)與《日清會話》「第一章 挨拶 寒喧」(pp. 1-8)日語會話句，除了幾個句子之外，其餘幾乎完全一致。以下將《日清會話》「第一章」與木原本「會話之部」
「第一」的開頭部分比較對照如下。

《日清會話》「第一章 挨拶 寒喧」

御早う	早啊
	又喝茶了麼
今日は	共ニ適譯ナク多ク吃飯了麼ヲ用フ
	(筆者譯：無適當之譯語，常用「吃
	今晚は 飯了麼」)

<u>お暑う御坐ります</u>	<u>好熱啊</u>
<u>お寒うござります</u>	<u>好冷啊</u>
<u>い、御天氣です</u>	<u>好天氣</u>

(《日清會話》，p. 1) (筆者註：下底線為筆者附加)

木原本「第一 問候。並。酒席=(挨拶及ビ食事。)」

早啊	お早ふ
有吃茶嗎	お早ふございます（お茶がすみましたかと云う事なり）
吃飯了麼	今日ハ（此語ハ知己ヲ訪フトキ普通之ヲ用ユ恰モ我国ノ今日ハノ如シ 御飯を御召上りなさいましたか）（筆者譯：此語乃訪熟人常用，仿如我國之「午安」）
<u>你吃下昏飯了麼</u>	<u>今晚は（前同しき意味なり）</u>
<u>噯呀。真熱阿呢</u>	<u>あいやー（御暑ふ御坐ります）</u>
<u>噯呀。真寒阿呢</u>	<u>あいやー（御寒ふ御坐ります）</u>
<u>天氣真好阿呢</u>	<u>よい天氣です</u>

（木原本，p. 97）（筆者註：下底線為筆者附加。括號則依原文）

透過這兩本書的比較，就能得知木原本與《日清會話》之間可說關係匪淺。而仔細觀察之下，又還有些頗有意思的事實值得一提。原來，木原本「會話之部」的「第一 問候。並。酒席」也與俣野本「問候並酒席 挨拶及ビ食事」極為相似。

俣野本「問候並酒席 挨拶及ビ食事」

早啊	お早ふ
有吃茶嗎	全
吃飯了麼	今日ハ 適譯なく多く此の言を用ゆ（筆者譯：無適當之譯語，常用之詞如左）
汝吃下昏飯麼	今晚は
噯呀真熱也	御暑ふ御坐ります
噯呀真寒阿	御寒ふ御坐ります
天氣真好啊	い、御天氣です

（俣野本，p. 58）（筆者註：下底線為筆者附加）

將以上三本教本比較之下就會發現《日清會話》、木原本、俣野本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且三本教本之間亦有承襲關係。首先是三本教本的標題，木原本與俣野本的內容毫無不同，而後一半的四行也在木原本與俣野本之間顯現相符。假使木原本編者沒有看過俣野本，必定無法產生如此雷同的情況。可見木原本是憑藉俣野本而編寫的。不僅如此，木原本「會話之部」的「第二 時辰、雜話」、「第三 歲个講話」(p. 108-113)與岩永本的「時間」、「歲」(p. 64-66、p. 58-60)等內容也很相似。可以說，木原本與岩永本的關係同樣很深。

仔細比較各本教本會話句的日語與臺語時，就可推知木原本會話之部與其他教本之間也存在著以下的承襲關係。

表9
木原本會話之部與各教本間之承襲關係

「會話之部」 篇章目次	承襲來源	「會話之部」 篇章目次	承襲來源
木原本第一 p. 97	俣野本 p. 58	木原本第二 p. 108	岩永本 p. 64
木原本第三 p. 110	岩永本 p. 58	木原本第四 p. 113	岩永本 p. 51
木原本第五 p. 116	岩永本 p. 50	木原本第六 p. 120	《日清會話》 p. 102
木原本第七 p. 123	《日清會話》 p. 19	木原本第八 p. 127	俣野本 p. 71
木原本第九 p. 136	《日清會話》 p. 138	木原本 第十~十一 p. 145	岩永本 p. 48 (僅部分同)
木原本第十二 p. 148	岩永本 p. 62	木原本第十三 p. 151	《日清會話》 p. 74
木原本第十四 p. 156	《日清會話》 p. 93	木原本第十五 p. 162	岩永本 p. 66
木原本第十六 p. 166	《日清會話》 p. 143	木原本第十七 p. 168	《日清會話》 p. 106

(續下頁)

表9
木原本會話之部與各教本間之承襲關係（續）

木原本第十八 p. 172	岩永本 p. 34	木原本第十九 p. 179	俣野本 p. 39 (僅部分同)
------------------	-----------	------------------	---------------------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抄襲情況雖因篇章而異，但從整體來看，可以說木原本大都是根據過去刊行的教本編寫的。可見初期臺語教本不只根據《日清會話》編輯，還拿前刊中最初期的臺語教本做為藍本而寫成新教本。

如此看來，在編輯臺語教本的行為上，每個後刊教本的編者好像都是一窩風地抄襲前刊教本似的。其實後刊教本之所以如此頻繁仿效前刊教本，很可能是因為前刊教本被後刊教本視為一種共同的教育資源所致。在當時的編者意識裡，這大概不算是剽竊行為吧。

伍、初期臺語教本裡的臺灣觀

由於初期臺語教本的編者都具有北京話的素養，所以北京話的詞彙與語法對於初期臺語教本編者影響不小，而初期臺語教本的編者也無意識地把北京話的知識套用在臺語上。這種傾向在官方所編的臺語教本裡有時也十分明顯。例如《警務必携臺灣散語集》第六章裡，採用以下例句給日本警察練習其常用臺語。

你嘴真會講 リーツウイチンオイコン (Li chhui chin oe
kong) 汝ノ口ハ能ク滑リ升 (「散語第六章 身体類」) (《警務必携臺灣散語集》，p.
13-b)

(筆者註：教會羅馬字與下底線皆由筆者附上。句中日語可直
譯為：你的嘴真會講)

以當時的臺語看來，這算是標準的構詞法嗎？要說「你的嘴真會講」的話，現代臺語不是該說「Li e chhui chin gau kong」嗎？事實上，留存至今的一種版本裡有一個當時的學習者把「會才イ (oe)」字抹掉之後再寫進「善ガウ (gau)」(筆者註：教會羅馬字為筆者附上)的筆跡(六角, 1991)。透過這個資料可知，就以當時的臺語來看，《警務必携臺灣散語集》的例句還是驚扭的。這也表示這本書的編者不懂臺語的oe與gau的語法區別，而把北京話的語法直接套用在臺語上了。

編輯這本教本的不是別人，正是北京話教學界首屈一指的御幡雅文。他來臺灣之後，跟著在臺北開私塾的吳康瀛學了不到一年臺語就編印了這本教本(六角, 1999)。在他的心目中，臺語恐怕只不過是與北京話稍微不同的變體而已，因此他沒注意到臺語特有的語法。而且，正因為他是出色的北京話專家，所以擺脫不了先入為主之見。

因此，要談初期臺語教本的資料價值時，不能忽略教本中的北京話偏向。同樣地，若將初期臺語教本視為歷史資料時，也要多加留意。例如，岩永本的「軍事」裡有如下會話句。在此可將岩永本與《日清會話》的例句做一比較。

表10
岩永本與《日清會話》例句比較

岩永本 (p. 72)	《日清會話》 (p. 192)
許位有多少兵勇	那兒有多少兵
酌量有五千外兵勇	大約有五千多的兵
步隊馬隊砲隊隴務麼	步隊馬隊砲隊都有麼
隴有	都有
淡水也有兵麼	五道河那兒也有兵麼
所見講臺南來了六營兵	聽說是打遼陽來了六營兵
…… (省略)	…… (省略)

(續下頁)

表10
岩永本與《日清會話》例句比較（續）

統帶官是姓甚麼的	統帶官是姓甚麼的
是一位姓周的總兵	是一位姓劉的提督

註：下底線為筆者附加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在岩永本最後一行提到的「姓周的總兵」，是指清朝最後的澎湖水兵鎮總兵的周振邦，而《日清會話》所提的「姓劉的提督」大概是指威海衛分統提督劉超佩。

岩永本中有這幾行，描寫十分生動逼真，簡直令人相信日軍真的追擊過周振邦，但其實這只是根據假想山東半島的軍事情況而編寫的。岩永本只不過是從《日清會話》抄襲過來後，把地名跟人名改為與臺灣有關而已。

初期臺語教本是在如此環境之下而寫成的，因此教本裡所列的詞語與其社會情況未必是直接描寫當時的臺語及臺灣社會的真實情況。初期臺語教本常常把臺語、臺灣社會與北京話、北方社會攙和在一起。於是產生一種粗糙的臺灣觀在裡面，致使當時的日本人心目中，臺灣與山東半島似乎沒有區別。當時東京介紹臺灣的雜誌上說「臺灣我が版圖に歸してより既に二星霜，然るに其形勢未た我国人一般に知悉せられず，或は外國の觀をなし遼東半島と同一視するものなきに非ず（筆者譯：臺灣歸於我國版圖之後已有二年，然而觀看其形勢，一般老百姓對臺灣很陌生，甚至於有些人誤以為是外國，而將臺灣視為遼東半島一般）」（松島、佐藤，1897）。²¹ 透過以上的教本似乎可以推知當時一般日本人對臺灣的印象。

²¹ 松島、佐藤（1897），序。

陸、結論

就語言的觀點而言，對明治時代的日本，臺灣畢竟是個未知的新生事物。於是，日本人編寫臺語教本時，就會暫借已有的北京話教本模式套用在臺語教本上，可是明治初期的北京話教學卻又承襲江戶時代流傳的唐話（南京話）教學傳統，即使1876年日本把對清國的外交語言從南京話改為北京話，但仍有不少教本還是保留著舊時代的陳規老套。同時，教北京話時所採用的教本模式與學習詞彙跟過去也沒有很大的差異，導致以後的教本內容幾乎不相上下。

日治初期臺語教本處於前述環境與思路之下編寫，所以初期臺語教本也就偏向採用北京話的教本模式，並根據北京話的教本蒐集臺語，有時甚至於把北京話直接以臺語發音拼湊起來編寫。其結果導致日治初期的臺語教本內容與模式不但常見雷同，且其中的臺語也不免偏向北京話的語體風格。

根據以上內容，本文擬提出以下幾點推論：

1. 明治初期的北京話教學乃承襲唐話教學傳統而來，故其北京話教學系統中仍保留著唐話教學的固定模式與內容。
2. 編寫初期臺語教本時，編者常以既有的北京話教本為雛形，導致不少臺語教本顯得內容雷同。
3. 尤其，侯野本《臺灣語集》、岩永本《臺灣言語集》、佐野本《臺灣土語》等臺語教本蒐集語言材料時，從中國北方語言採集的《日清會話》，納入初學者應學習詞彙與句子的總體基本材料的角色功能。
4. 這些初期臺語教本中透露出一種粗糙的臺灣觀，反映出當時的日本人意識中，臺灣跟山東半島似乎在語言上並沒有太大區別。
5. 初期臺語教本往往在匆促的環境下根據北京話教本寫成，因此教本裡所書寫的語言與社會情況，未必直接反映當時臺語和臺灣社會的真實情況。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李幸真（2008）。日治初期警察臺灣語能力的推展概況（1895-1906）。
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58，2-16。
- 吳守禮（1955）。近五十年來臺語研究之總成績。臺北市：大立出版社。（後將標題改為「日人文獻中所見臺灣方言」，收錄於吳守禮，1997。）
- 吳守禮（1963）。臺灣方言研究文獻目錄。臺北文獻，6，67-89。
- 吳守禮（1997）。福客方言綜誌。臺北市：南天書局。
- 洪惟仁（1993）。日治時代台語著作目錄（臺日大詞典〈上卷〉收錄）。臺北市：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 賴欣宜（2011）。日治時期臺灣語教科書之研究—以臺灣語教科書為例（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系統編號：099NTNU5642012）

日文文獻

- 六角恒廣（1988）。中國語教育史の研究。東京都：東方書店。
- 六角恒廣（1991）。中國語教本類集成，10-1。東京都：不二出版。
- 六角恒廣（1998）。中國語學習余聞。東京都：同學社。
- 六角恒廣（1999）。漢語師家伝。東京都：東方書店。
- 村上嘉英（1966）。日本人の台灣における閩南語研究。日本文化，45，63-108。
- 芳即正（1980）。島津重豪。東京都：吉川弘文館。
- 松島剛、佐藤宏（1897）。臺灣事情。東京都：春陽堂。
- 岩本真理（1999）。『漢語跬步』と『南山俗語考』。人文研究，51-6。

- 岩本真理（2003）。明治以降における『南山俗語考』の受容について。人文研究，54-4。
- 飛田良文（1965）。和英語林集成の語彙の性格—江戸後期の節用集との比較から。文藝研究，50。
- 陳恒嘉（1993）。日本の領台期に於ける台灣語教育と研究の一考察（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系統編號：081SCU00077001）
- 張良澤（1984）。臺灣語とは？。筑波大学外国語論集，6。
- 富田哲（2008）。日本統治開始直後の「台灣土語」をめぐる知的空間の形成。多言語社会研究会年報，5。
- 樋口靖（2012）。領臺初期の臺灣語教學（一）。文學部紀要（文教大學），25-2號。

附錄：各臺語教本間承襲關係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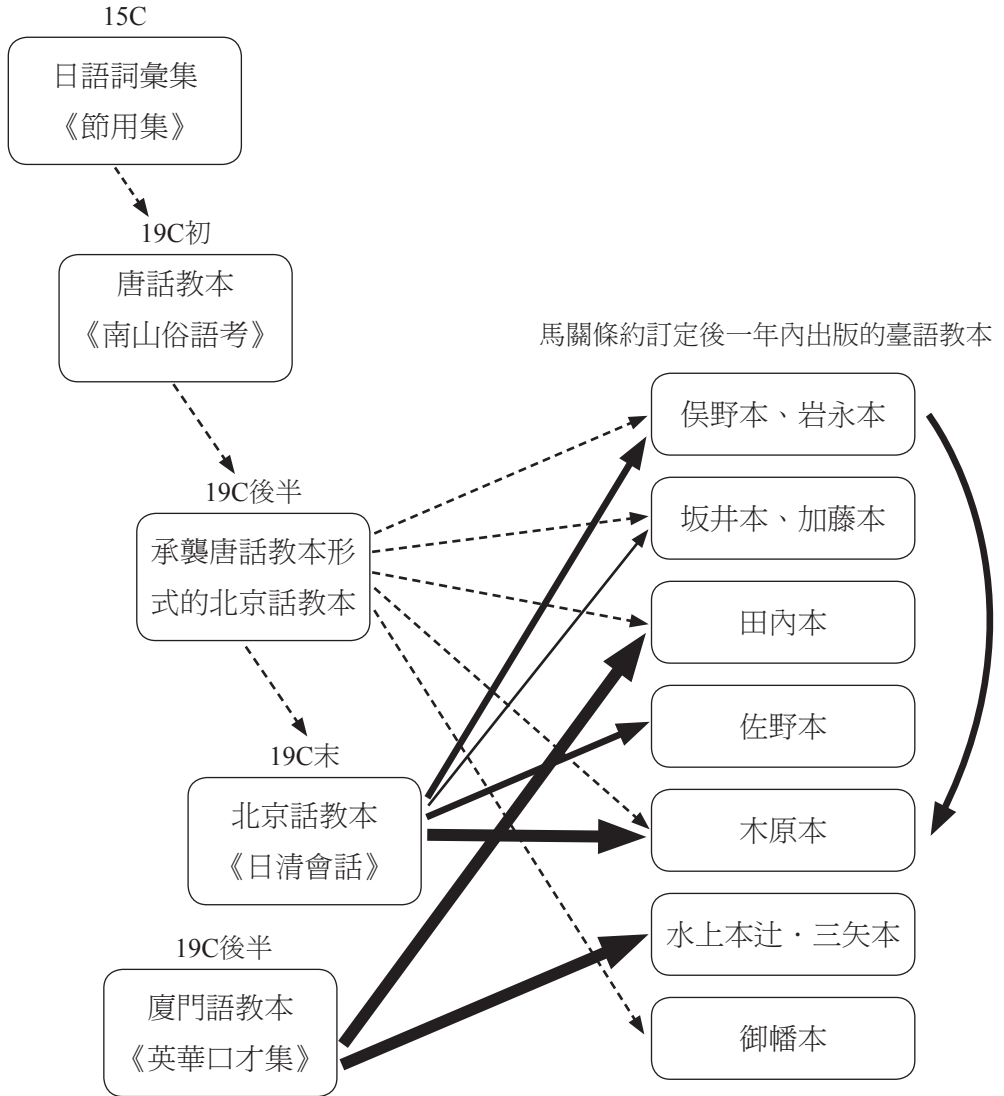


圖1 初期臺語教本系譜圖示

虛線：承襲形式

黑線：翻譯或抄襲內容

備註：黑線粗細，表承襲內容之多寡。